

日常的硬筆書寫——一種生命的延伸方式

蔡耀慶*

摘要

由於現在生活模式改變，使用毛筆的機會降低，日常生活主要以硬筆作為書寫工具。本文從幾篇討論日常書寫意涵的文章進行學習與理解，認為書法的日常性，還是寬泛的一種議題。隨著科技產品的出現，硬筆作為日常書寫工具的理由清晰可見。最後以個人近年使用硬筆書寫的記錄權充檢視標的，說明以硬筆作為日常書寫的實踐工具應該也是可行的。硬筆書寫雖不及毛筆在線條表現上所能展現的面貌，但是就其方便性而論，確實符合當代生活的期待，長期的累積之下，也符合書論所陳述的一項特質：書法是個人情性的流露。

關鍵詞

硬筆、日常性書寫

* 作者為國立歷史博物館展覽組助理研究員。

The Daily Life with a Hard Pen as a Writing Tool: An Extension Way of Life

TSAI, Yao-Ching*

Abstract

Currently, as lifestyles change, opportunities to use the inkbrush are reduced. In daily life, generally the hard pen is the writing tool.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a number of articles discussing the meaning of daily writing, engages in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and argues that "the daily nature of calligraphy" is a broad issue. With the emergen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ducts, the reasons why the hard pen is a daily writing tool are very clear. Finally, in recent years I have taken my own writing as the standard to illustrate that using a hard pen as a practical tool for daily writing should also be feasible. Hard pen writing is not as good as the brush in terms of the sheer appearance of the lines it presents, but as regards convenience, it is consistent with contemporary life expectations. In the long-term, it also accords with the learned statement of a particular feature: calligraphy is personal expression.

Keywords

pen, calligraphy

* Assistant Researcher, Exhibition Division,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壹、前言：對於名詞的認識

「硬筆」，這是相對於毛筆而言的使用工具，是指筆尖是硬性的筆。在歷史遺留的書寫痕跡裏，如敦煌的書卷，便有出現過使用如竹、木、角等材料削製然後蘸墨而成的書寫經卷。只不過後世討論書法時，大多以毛筆所完成的面貌為主。現今的書寫工具以鉛筆、原子筆、鋼珠筆、鋼筆等等，這些書寫工具相對毛筆來說，產生的線條變化較少，但是確有方便攜帶的優點。

「書寫」這個名詞，意味著一種記錄。在過去的文獻中，比較強調在「寫」這個意義上。將它視為一種抄寫的行為。比如《后漢書·樊宏傳》：「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宋，曾鞏《史館申請三道札子》：「或文字稍多，其家無力繕寫，即官為委官，以官用傭寫字人書寫校正。」清平步青《霞外攬屑·論文下·跳出》：「故遇我國家我皇上，皆以國字皇上跳行，出格敬謹書寫。」因為是以抄寫作為本義，所以在《金史·文藝傳下·李汾》：「用薦為史館書寫。書寫，特抄書小吏耳。」書寫便成書寫小吏的簡稱。

當然，「書寫」這一名詞的使用方式，並不全與寫字這件事有關係，而是比較注重在於文字的紀錄，這也是書寫的另一種解釋，在晉，袁宏《后漢紀·和帝紀上》：「誠不忍目見禍至，故敢書寫肝膽，舒度愚情。」這時書寫就如同抒瀉，傾吐。

本文討論有關硬筆寫字出現的面貌，選擇使用「書寫」這個名詞，一來承續著辭書上對書寫的第一種解釋，認為日常生活中進行閱讀而產生抄寫工作是一種書寫行為；再者也認為選擇抄錄內容，不全為了寫字，也是有意識的認識古代經典對自身的影響。

貳、日常書寫議題的引入

一、日常書寫的判讀

「日常書寫」這一名詞，昔日不見於書法史籍之中，現今亦未有嚴格且完備的定義，與其說是一個「概念」，不如說是一項待討論的「議題」。這是拓

展書法藝術面向，讓書法創作面對藝術性、現代性所進行的思索，為挖掘、尋找創作的內核，探索過程所觸碰到的問題；是評析古代書法作品，面對現下書法表現，判讀書法意涵企圖找出一套標準的需求下，回歸書寫者角度進行思索書法表現與本質相互關係時而產生的議題。

「日常性」的旨趣，在當代藝術論述中出現，現今也進到書法研究的疆域之內，學者援引歐陸哲學家思維，結合書法理論，受到重視。¹ 專研於書法創作的專家學者以自身對於語詞的認識，對此名詞發表看法，如：叢文俊視日常書寫即為每日進行書寫，他認為：「每天按照計劃臨帖，用毛筆寫文章、寫信，或者毫無目的，既不是賣字也不是創作計劃，但每天都要拿筆寫字作為興趣排遣等，都可以算做「日常書寫」。」但是也有認為須考量書寫有無目的性，以作為日常性書寫與否的判準。如邱振中即認為：「所有不是為了書寫本身，不是為了審美目的而進行的書寫，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為各種事務的需要進行的書寫，可以稱之為日常書寫。」丘新巧以專書討論此一問題，在其《姿勢的詩學：日常書寫與書法的起源》中，認為：「實用性和日常性是日常書寫的兩大要素，在這個定義範圍內，日常進行的書法練習不歸結為日常書寫，因為它不實用；而諸如寫墓志銘、刻牌匾之類，實用但不日常，也不屬於此範疇。」² 這將日常書寫的每日常性與目的性加以合併討論，剖析日常未必實用，實用未必是日常的既有矛盾，成為日常書寫的特別意涵。

這3位學者對於日常書寫的討論，以各自立場對日常書寫進行判讀，對於日常書寫這一名詞的解釋範圍，作了限縮。只是強調從持續性的書寫到分析其日常性與實用性，箇中還是存在甚多認知落差。3人都注意到日常書寫與平時就有書寫行為有緊密關聯性，至於書寫者是如何看待自身的書寫，以及書法在遠離實用性轉向觀看性的過程中，實用性與觀看性之間的動態關係則較少注意。

1 林俊臣〈書法的日常性〉發表於德國希爾德海姆大學哲學與藝術實踐研究所主辦，「當代亞洲生活手勢研討會」2012.7.19-20。在此論文中，對此有詳細論述。

2 此段討論文字引自閔敏，梁騰〈日常書寫：寫什麼，怎麼寫〉《中國文化報》2016年7月7日。http://www.ccmedu.com/bbs13_288744.html

二、日常書寫的變動

在今日，面對古代漢字表現，多是當作欣賞藝術作品。將古人的筆跡當視覺藝術進行討論之時，採用西方視覺藝術的分析方法進行理解，以不同於往昔的理解模式。³ 雖然觀看書法作品與創作書法作品，是兩種不同的認定與學習，但是檢視傳世的書寫資料，書寫成果作為一種表述的工具，絕大部分是離不開日常生活需求，甚至不少認定為重要書法作品，其本質就是日常書寫所產生，而並非是專為視覺藝術所出現，所以回歸其書寫時的狀況，也許是一種貼近古人創作的途徑。

書法表現是從實際需求出發，而後逐漸增加其他要求，諸如整齊的規範、安排的方式、線條美感的追求，是從實用性到觀看性的推進過程中，陸續所增加的要素。檢視甲骨文的表現，可以看見第一期的字型較不規範，之後就越來越有規矩。這可以想見初期只為傳達意念而出現，但是慢慢就掌握到某種安排符合視覺期待，也形成某種規律；對於單字的掌握，也從自由性朝向規範性前進。是以，出土的資料中可以見到天干地支的練習版，可以證明對於這些漢字被一再書寫，其目的是為了滿足某種視覺印象。

秦朝的簡牘文字與小篆出現的時間相當，但是兩者有著極度的不同線條表情與差異甚大整體面貌，可以說前者是作為日常書寫強調迅捷，而後者是基於特別的需求，有來自官方的典範意味。正由於小篆這種書體，有了官方且帶有某種儀式性的特質被導入，加之它的書寫動作並非適合日常書寫，使之小篆並不是一種通用的字型，更多時候只出現在碑額之上。只不過，甲骨文、金文、小篆、碑版等，都是當年人們日常書寫的文字。當年並沒有人拿它當書法，書寫者完全是因公務或因受命請托而進行的自然書寫。可以說完成這些文字記錄的目的，並非刻意將之作為視覺藝術討論的對象，不是為了書法而書法。

魏晉之後，文人士大夫將書寫行為與其生活合流，以毛筆書寫的過程是生活中一環，大環境所給予的文化氛圍讓文人自身所具有的學養和智慧，藉由毛筆的柔軟、行筆的快慢、筆鋒的順逆、用筆的提按，帶來點畫線條的萬千變

3 關於分析書法作品的專書，參見邱振中《書法的形態與闡釋》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

化，可以讓原本重複、單調、乏味、沉悶的日常生活得到樂趣，而更多的書寫既能表現才學，還可以展示自己書寫時心境和性情。如此的期待下，信笺和草稿，是詩文，更是自然而然地抒發著書寫者的情感興意，表現出書寫者的個性，此時日常書寫與書法作品甚難分別。

隨著社會變動，書法作品與日常書寫逐漸展開不同的道路，尤其是今日，書法創作引入繪畫思維，作品脫離實用甚遠，而是朝向視覺藝術。許多書寫的過多注重視覺效果、作品的設計理念與美術化傾向，顯然與傳統的美感經驗有些不同。當然，其中還是有許多好的創意，值得肯定與學習，而提倡日常書寫，則是希望面對書法創作之時，能夠多花點時間去面對漢字自身的美感，以及伴隨著的文化意味。這樣的日常性書法未必是要求強調哪種新觀念，因為外在環境的不斷變動，也就無庸過多去強調哪種論斷才是正確的道路。只能說，當我們接受書法的根本在於寫字，那麼就必須肯定寫字的特質必不容捨去。

三、作為檢視每日變動的指標

過往常聽人說「字如其人」，是指從筆跡上，想像出寫字人的性格。筆跡的意義不單是書寫的形式，也是個人內在情性的外顯。寫字反映一個人的性格，也反映著做事的態度。不過，筆跡形象是後天形成的，筆跡會根據諸如年齡、職業和性別等的不同而被塑造而成。換句話說，個人的性格在某種程度上是自己培養。唐代張旭的郎官石記與其肚痛帖的比較，可以更加鮮明地看出為自己而所記錄的片段與為公眾所完成的字形，基本上有著明顯的差異。這一唐朝的例子，說明書寫者在此時清楚認識到書寫本身除了是一種訊息的傳遞之外，同時也是一種情性的抒發。

這種情性的抒發讓日常書寫多了內在修為的動力，當然，從書法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中我們看見漢字書法的書寫過程可以與坐禪相接近。⁴ 每日進行練字、昔字、臨字，有了靜默的時光，也能藉此達到自我觀照及心思沉澱的效果，對整理思維和安定情緒有莫大幫助。更重要的是，書寫，除了抒發情感，

4 參見高尚仁《書法心理學》臺北：三民書局，1991年8月。

也是與自我對話、探究內心世界的路徑，或也足以應了「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裡許。」

參、硬筆作為日常書寫工具理由

一、科技的發展

藝術的產生與發展的動力，有來自社會的變動所產生，也有受到經濟、物質條件的轉換刺激，及其在現實生活的存在價值而產生變化。現今科學技術的發達，已經改變生活中許多習慣，尤其是在寫字這一件事上，因為網路訊息能快速傳播，各式紙本、出版品漸漸被取代，對於真正已書寫工具進行文字書寫的講究越來越淡，加上各種手寫辨識系統的出現，鍵盤輸入取代的大量的書寫行為，寫字已不如從前那般受重視。不單是成年人的不常寫字，許多求學階段的學生的書寫方法、書寫習慣、與書寫能力也大為減弱，甚至提筆忘字。可以預見，未來隨著電腦使用的普及，以毛筆進行書寫的人越來越少，確實讓書法脫離日常書寫的實用性；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書法逐漸成為視覺藝術，較難再回到從實用性轉變成為是覺觀看性的傳統樣態。

只是細加思索寫字這一行為，還是存有原初的衝動，儘管毛筆的使用不甚方便，但是手寫的行為卻依然存在，許多人還是願意學習寫字，好好寫字。就從智慧手機的設計來說，即使提供多種不同的輸入方式，但仍保有手寫輸入，可見科技並未全然摧毀手寫的動作。尤其是使用漢字的族群，即便可以使用不同的鍵盤輸入法，也不如直接手寫漢字來得方便。在新型的手機設計中，更可發現筆寫動作不只在螢幕上呈現出筆畫讓電腦可以方便辨識，更強調不同施力的狀況，可以產生粗細不同的樣態。換句話說，在現今的科技產品中，正往追求手寫的美感前進。雖然螢幕不適合毛筆書寫，但卻讓硬筆書寫有了更多的可能，讓硬筆更適合作為日常書寫工具。

新的生活模式底下，沒有將毛筆作為日常書寫的友善環境，日常用紙多半是為了硬筆使用所設計，而硬筆的製作生產更趨完善，品種眾多，已經可以提供不同書寫習慣的人加以利用。

二、日常使用書寫工具要求便捷性

自古以來，史官用筆記載歷史到今日，影響日後發展遠勝於真實武器，手寫的意義本是文化的積累。漢字書法發展過程中，不同時代使用不同的書寫工具，如甲骨文使用利器刻畫，後來大量使用毛筆作為書寫工具，現在則是鉛筆、原子筆、鋼筆等不同的書寫工具。這些不同書寫工具的選擇有其物質文明的進展，更牽涉著使用便利與否。亦如前述在簡牘與小篆兩者的相互性討論，便利性成為書寫面貌的重要指標。今日如須強調日常書寫的意義，那也就不能不考慮在實環境中，哪種書寫工具比較符合便捷性。

誠如漢寶德先生所言：

「今天如果勉強孩子們一定要拿起毛筆，練習寫字的技巧，已經得不到教育家與家長們的支持。毛筆字只可能在課餘活動中，視學生個人的興趣，做為一種藝術來學習，因為要學好必須投入大量時間，必然會影響其他課業的程度，所以只能是個人的選擇。」⁵

強調用筆進行書寫的行為不該減少，而毛筆使用又非便利之時，使用硬筆作為日常書寫的工具，便擁有其立場。

三、探討硬筆書法表現的可能性

近日國內寫字熱潮興起，重啟硬筆書法的發展，其中有堅守以傳統為本的模式，也有以個人風格為主要的作品，硬筆展現面貌愈發彰顯，顯見對作品構成的空間意識有進行探索，加上媒體報刊、網路新媒體的鼓吹，硬筆書法逐漸受到重視。以硬筆而言，雖然線條表現形式和藝術感染力不及毛筆書法那樣豐富，但不同的硬筆確實也可以產生不同的線條表現。就硬筆的範圍中，鋼筆的展現又強於鉛筆、原子筆等其他硬筆，由於鋼筆的筆尖富有彈性，寫出的筆畫

5 漢寶德〈書法教育，何妨來「硬」的〉<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220000850-260115>

同樣有粗細、輕重之分，且鋼筆字，同樣能給人以美的享受。

如果希冀硬筆書法能成為一套自足完善的話語體系，其間必須進行多元的文化思考。有關硬筆書法的藝術範圍，審美標準，乃至硬筆書法本體的探討，都需要更多的投入，今日無須給予硬筆書法一個本質主義或是形式上的規定，何況，在此眾聲喧嘩的時代，對一門藝術做根本性的概括都將落入形而上的神秘圈套，也無助釐清已經出現或隨時可能出現的現象，但是將自身的實踐過程加以記錄，確實也是為此目的而展開。

書法的形質在三千多年的歷史篩選，必然有其規範與要求，多點思考，多點書寫的自由是好，即便是以硬筆進行書寫或是創作，最終還是會回到歷史檢驗。硬筆寫字其用筆方法、間架結構、佈局章法等方面和毛筆書法雖有些許不同，但大致上的審美標準還是接近；最重要的，還是硬筆具有毛筆所缺乏的簡易性與便利性，可以在現實生活中、方便使用。可以說，現今對硬筆書法的努力方向當著眼於探究硬筆自身對於藝術與美的追求。

肆、硬筆書寫的實踐方式

一、抄書作業

高千惠在處理當代藝術的「日常性」，認為其特徵包括了荒誕性與機械化，儀式性與自發性的矛盾性質。引用西西弗斯（Sisyphus）與坦塔羅斯（Tantalus）所延伸出的「日常性格」：重複的單調事物，與簡單慾求的不可得。⁶ 這一「重複的單調事物」是接近傳統語彙中的「日課」一詞。

抄書當作日課，是將書寫的動作轉成一種磨練功夫。虔誠的佛教徒每日早晚會固定誦經，暮鼓晨鐘中，一再地面對佛教經文，藉以省思與體察。從小被要求要練毛筆，練字的經驗能夠日起有功，無非就是天天持之有恆的練習，即如同武俠小說中所說的修練內力，這等功夫，建立在自我認識、自我塑造的基礎上。一旦將讀書抄書的行為，當作是日課，是日常書寫，也就「不離日用常

6 高千惠《風火林泉：當代亞洲藝術專題研究》臺北：典藏文化，2013年9月。P.175。

行內」，無論是以日常修養為旨歸，還是以未知的精神境界為目的，都離不開對根源上一步步趨近的探索。米芾在其書論中說到：「一日不書，便覺思澀。」這不僅僅說明米芾勤奮練字，更說明一個道理，書法能開啟一個人的心智，訓練一個人的思維，不使之「思澀」。

朱熹論學說：「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箇只是合當做底事。」⁷ 放在寫字這件事上來看，恰好就是基底的功夫。每日翻書抄寫，或若波瀾不驚，但是這種緩緩的過程中，即便自己都意識不到這一日日細微的差別，但是作品的產生，卻也在這無意識的時間累積裡被提煉和超越。書寫練習並不意味寫出某件特別的文稿或確切地描繪甚麼物體，甚至未必是成為書法家。只是讓自身在書寫過程中，體驗到了描繪、刻畫的歡樂；讓筆尖在紙上呈現無限的可能。此刻，書寫就像是意欲的展現，生命的延長。

二、菜根譚計劃

「繪製菜根譚，一開始真是無意將之成為系列作品，只是桌頭上紙頭堆疊，且鋼筆正裝滿了墨水，每天總會塗塗寫寫，漫無邊際的塗抹，多半沒有形象，也是司空見慣。無意描繪任何物件，讓筆在紙面上，有急有緩的行走。這樣自在的行徑，卻在紙頭上留下若隱若顯的形象。乍見有些姿態，但總說不出應該會是甚麼，只好忙不迭的招喚著墨水，讓筆端把這形象成就，小沙彌就這樣出現了。」⁸

菜根譚一書中共有360則短語，自我要求每日抄寫一則，既是一種日課，也期許每天就在書寫中得到些許自我反省的機會。每天在裁好的紙上先抄錄一則菜根譚語錄，然後再搭配一兩位小沙彌的圖像。這些沙彌原本應該會有清晰的面貌，但是又當只是自身的一個縮影，於是每天抄寫時的想法，轉成關照世間的某些片段。看似隨手畫像的素材，確實來自周圍再也平常不過的人。一來並不是常有比丘沙彌出現於身邊，儘管偶爾會遇見一兩位。再者，沙彌只是穿了僧衣的人，大半時間人才是要面對的問題。

7 朱熹《朱子語類》卷第七，學二

8 蔡耀慶《菜根譚》展覽序言。

一年的時間中，每天都有一段時間重複作這種單調的事項，初期看不出樣貌，但是時間越長，累積越多，就越發有了規模。所謂規模，無非是下筆之時，形象不再恣意放肆，多少就會警慎些。當然，這種戒慎恐懼也不全然都是擔心筆下的線條有所疏漏，主要還是在思維的過程，對於此中的人物姿態多點關照而已。當一年結束之後，重新檢點，發現這些沙彌的形象悄然改變，而使用硬筆所產生的筆跡，也依稀可以感受寫時的情緒。

每天記錄的方式，作為克服惰性、約束自我的工具。日常書寫不再只是回顧的處所，也是展望的起點。

三、日常生活紀錄

一直以來，寫字佔據著生活中的大部分時間。日間以手寫作筆記，夜裡謄寫紀錄，閒時練字，平時的工作也以漢字書法為主要研究對象。對我而言，寫字不只是寫字，而是維持我之為我的一項支撐。

「寫」這樣的行為，不單是為記錄事件，還有保留情性的意涵。只要一張紙、一支筆，單純地在紙張上進行書寫動作，便可為人帶來愉悅，甚至於忘卻工作的辛苦。心裡想著要寫些甚麼，似乎感覺到手也正在活動：提、按、轉、折等等細節逐漸出現。有時，讀書過程作筆記，在紙面上錄著，寫著，就把整張紙給塗滿，這些單字的線條與字型樣貌，作為傳遞意義訊息的功能外，組成了一組視覺形象，原初出於達意的行徑，轉而成為一種觀看的對象。

四、作為完成書法作品前的模擬

在現今一般生活中，硬筆方便隨身攜帶，無論是在候車或是閱讀時，都可以隨時進行記錄，甚至浮光掠影的想法亦可以馬上補捉，轉而成為創作書法作品的前期工作。如同素描之於大型油畫創作的作法，相對於工程浩大和氣勢宏偉的畫作，素描像是短篇散文、晶瑩詩句、練習樂曲。現代素描的最好境界，可比擬蕭邦的《練習曲》，除了一般練習曲的反覆鍛鍊手指肌肉，挑戰新穎和艱難的技巧，尚蘊含深厚的情感和藝術性，成為正式演奏曲目。日常書寫作為形式靈巧的小品，倘若容納太多，會笨重累贅，倘若太少，則顯單薄無趣；在

技藝上不可過於匠心，又不能太散漫。

日常書寫的積累，不是僅僅通過抄錄或是臨寫來實現；更重要的是按照個人的嗜好、秉性，根據所處的時代，在觀念上、表現手法上、造型上不斷去吸收修正美術史，借用前人的經驗植入現實中。以此概念轉化硬筆與毛筆之間的相互關係，在硬筆書法的學習過程中，以傳統毛筆字帖作為學習典範。反過來說，平常用硬筆所作的紀錄也可能轉換成為毛筆書法作品。

伍、小結

一、硬筆書法

按照索緒爾的觀點，能指是符號給予人的心理印象或痕跡，就是說代表一個符號形象；所指是視覺形象所代表的意義或所指代的事物。書法的所指當是相當豐富的，其作為東方語彙可以典型地說明東方文化的特徵，是一種有著獨特發展軌跡和獨特表現方式的藝術形態。硬筆書法在某種程度上對毛筆書法進行解構，但是「硬筆書法」這一詞，其重心在於「書法」，而非「硬筆」。強調的是「書法」，只不過不以毛筆為工具，而以硬筆作為參與的主要角色。

在這新舊與中西文化撞擊交匯之時，面對硬筆所呈現的特質應該有相對應的思考與美學角度。儘管許多書法家，認定毛筆是完成書法藝術的主要工具，毛筆所擁有彈性特質，表現出來的線條變化等等，都不是硬筆所能比擬，但是，書法藝術不只式線條變化，還需留心於創作者抒情達意，即審美意象成立的可能性問題，當然在乎也能否為受眾所接納，即審美接受問題。如果硬筆書法創作，可以讓人自然地聯想出一件件生動的作品，沒有絲毫的陌生感，並能通過這種審美符號激發自己的鑒賞素質及藝術素質，那麼硬筆書法也可以作為獨立的藝術表現。

二、自我觀照

日常書寫也是順應著自身的習慣，每日進行相同一件事的行徑，正似每日花點時間去觀照自身，也像是戒律的奉行。即使所持不長，所求不高，但是緩

緩做來，居然會是一次深刻的歷程。大抵自我的要求總是比外在的限制來的寬鬆，面對幾無圈桎的戒律，反倒像是踩在雲端，更要叫人戒慎恐懼。當數量漸多了之後，便可以見到系列呈現，因應而生的後續發展或是轉成其他形式出現，日常無意的態度便悄然轉變，筆下有了昔日的考量，還有對未知的探索。

參考書目

- 邱振中，《書法的形態與闡釋》，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
高千惠，《風火林泉：當代亞洲藝術專題研究》，臺北：典藏文化，2013年9月。
高尚仁，《書法心理學》，臺北：三民書局，1991年8月。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在，原語曰：克明德，士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原語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附圖1 大學抄本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此乎矣，言可遠也。恭況乎禮，遠和禮也，固以失其親，亦可遠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附圖2 論語



附圖3 菜根譚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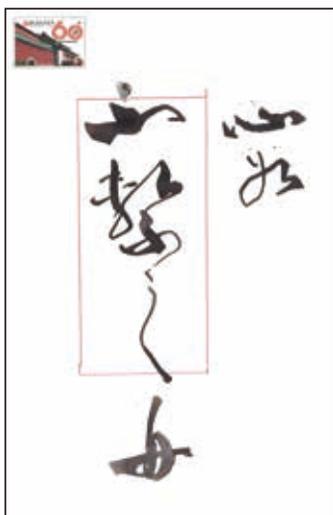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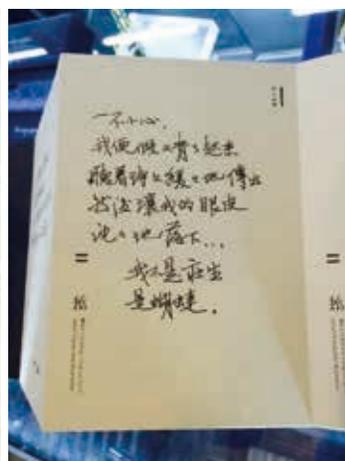
附圖4 菜根譚2



附圖5 茶杯記事



附圖6 日記偶抄



附圖7-1 心如不繫之舟



附圖7-2 不繫舟



附圖8 對聯